

文史春秋

誓与老城共存亡

追忆张子美老县长

李焕龙

2023年12月8日13时,原安康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子美与世长辞,享年96岁。在他安然离世后,我在朋友圈发出他于“7.31”特大洪灾来临前,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安康县广播站发布撤退命令的照片,这帧发黄的照片打开了安康人的情感闸门。人们盯着图中日历上的这个特殊日子,深情缅怀他。

1983年的“7·31”,是安康城的遇难日,也是张子美的拼命日!

当天清晨,他揉了揉一夜没休息的双眼,用双手搓了一把脸,就冒雨瓢泼大雨奔上河堤查看水情。当时,暴雨已经下了一周,上游持续泛洪,水已接近堤外的河街。安康的土城堤因为时间久远已是千疮百孔,加之通讯落后,无法预知汛情,更难预料城池安危。他悬着一颗心在城堤上转了一圈,便急急赶回县政府,让办公室通知机关干部放弃星期天休息,赶赴城乡指定地点,组织群众抗洪救灾。

7时,他与县委副书记李致孝、邹文丁站着开了个碰头会,拟定上午10时召开安康城区抗洪救灾动员大会,接着去面见生病在家的县委书记牟广均,然后到东城、西城两办和东西二坝去现场指导。

上午10时半的动员大会上,副县长彭光琦通报了汛情,牟广均做了动员讲话,张子美代表县政府明确指出:必须按照《防汛抗洪抢险方案》及抗大灾的要求,在下午4时前将河街、东西两坝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,天黑之前把老城居民全部撤完!

大会之后,正在衔接落实事项,他又接到电话,赶去参加地委行程12时半召开的紧急会议。开会中途,来了两个插曲:时任副省长徐山林打来电话,代表省政府及省防总,要求安康必须在天黑之前把老弱病残转移到安全地带!地区水电局副局长张志远冲进会场,匆匆报告,水电三局大沙坝水情组预报:晚上七八点,汉江流量将达到27000立方/秒,凌晨将达到30000立方/秒!

“这不是要毁城吗?”张子美惊得一头站起,冲着刚从平利赶回来,一身泥水的行署专员张如乾说:“不能再开会了,我得赶回去,赶快行动!”张如乾说:“你快走,我马上就来!”

张子美赶到牟广均办公室,与同步赶来的领导们当下研究决定:马上召开广播大会,发布一号命令,动员群众迅速转移!

13时50分,他正在办公室起草讲话,张如乾来了,让他不要写了,直接去讲。

14时20分,张子美在安康县广播站发布了一号命令:“全城干部群众,必须丢掉幻想,克服麻痹思想,立即投入抗洪救灾,18时前除抗洪抢险人员外,老城居民全部撤出!”

命令发布之后,张子美跑到背街小巷去看进度,发现有的地方听不清广播,有的人不相信水会进城。他立即决定:让司法局开上宣传车上街巡回宣传,让县直和城关镇的干部下到居委会去包干动员。

15时半,根据与张如乾商定的意见,张子美又到广播站,发布了二号命令。

当他赶到城堤,发现几道城门已经下闸,洪水却从门缝里挤进来。张子美当下面令粮食局局长:“用大车,拉粮袋,赶紧堵,为转移群众争取时间!”

17时,张如乾奔到县政府,通报了地委行署机关干部向军分区转移,地区领导将撤到邮政大楼去指挥的决定,要求县上一块撤离。张子美坚定地说:“群众没有撤完,我不能走!”随机汇报:“县政府是四层楼,比较高,我把指挥部扎到楼顶去,誓与老城共存亡!”

二人道别时,张如乾让军分区留下一部报话机,同时约定代号:地区为“黄河”,县上为“泰山”。

看着张如乾等人蹬水而去,张子美转身大声安排:“指挥部上到县政府四楼去,马上行动,刻不容缓!”

17时半,东堤洪水离堤面只有一米,东关告急!

18时,洪水翻过汉江大桥,切断了南北通道,桥门渗水,大桥路一片汪洋!

“洪水马上就要进城,赶快组织群众撤离!”张子美

一边呼喊着,一边冲进雨雾中。他冲出县政府,趟着五星街平膝的浑水,跑到广播站,用嘶哑的声音,争分夺秒地发布了最后一道撤退命令:“全城军民人等听清楚,我是县长张子美!洪水就要进城了,大家必须丢掉幻想,抛弃坛坛罐罐,坚决迅速撤出老城,赶快逃命吧!”

跑回县政府时,他的草鞋已经烂掉。他赤脚赶回指挥部,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。

20时20分,洪水翻过城堤,东堤、北堤、潘家坑大堤倒塌。顷刻之间,全城陷入汪洋之中。

此时,张子美的声音,还一遍又一遍地在城市上空回响着,直到广播站的一楼全淹,设备被毁。

当县政府的一楼水已过膝,张子美拿上一把伞,一支手电筒,带了笔记本和笔,叫上身边仅有的三个人,从一楼赶上二楼。此时,他感到饥饿、困乏,四肢无力,只好扶着墙走。当他在二楼检查一遍,回望一楼时,见到鞋厂存放在一楼的解放鞋漂了半楼,他的干劲又来了,带领身边干部打破二楼所有门窗玻璃,以免楼房因受洪水冲击而崩溃。上到四楼,他马上叫人喊话县委、县人委、县政协机关,通知大家清查人员。听说崔锦义主任被困在只有二层的县人委机关楼顶,他马上找人商议,用电话连上从政府到县委到人大三座楼房,将人大干部及附近群众救了过来;听说水已进了县委最高的三楼,他马上找人搬来政府楼顶的乒乓球案子,把牟广均书记等人救了过来。

这一夜,这座小楼救了400多人。

这一夜,倒塌声、哭叫声此起彼伏。

这一夜,张子美既为痛失市民群众而心如刀绞,又为营救灾民而绞尽

脑汁。

午夜12时,他在县政府楼顶转了一周,对着记忆中那些少量的,只有三四层的楼房,呼喊着记忆中的人名。一直喊到西边,才喊醒了紧邻的县公安局、县广播站。公安局的人传给局长屈自孝,双方应声后,张子美叫他稳住楼顶灾民情绪,互帮互助,齐心协力,千方百计坚持到天亮!听到广播站站长张培祥说,正在组织人力打捞水中木头,用铁丝做成筏子营救群众,张子美称赞这个方法好,一边叫大家注意安全,一边叫周边喊话传经,广泛推广这个经验。

凌晨1时半,张子美向“泰山”喊话,建议地委行署采取特殊措施,通过军分区、吉河通讯连两个军用电台,直接向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报告安康灭城之灾,请求空军紧急支援。过了一个小时,不见回音,他让报务员再次喊话,并报去了自己口授的呼救内容。又过半个小时,他向安康军分区司令员发出了同样的报告。

凌晨五时,张如乾向张子美喊话,传达两个重要内容: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已有指示,要求兰州、武汉军区立即组织空投救生器械和应急食品;省委、省政府已做决定,天亮后即派副省长徐山林率机组到安康,组织救灾工作。

此时,东方露出了鱼肚白。蹲在地上通话的张子美放下话筒就奔向楼顶四周,用那沙哑的嗓音竭力喊道:“乡亲们,同志们,咱们有救了!中央派部队,空军快要来了!徐副省长也要飞回来,营救咱们!”

这声音,一传十,十传百,迅速传遍全城。

直到这时,人们才看清:周边所剩无几的七八座三四层的楼房,都成了孤岛,都挤满灾民。

直到这时,人们才看清:张子美满脸蜡黄,双眼红肿,赤脚的双腿不停地颤抖,走路摇摇晃晃,随时都会倒地。紧跟身边的司机和秘书将他架着,他就趴在司机的肩头下达指令:“广大干部职工、公安干警、军人民兵立即行动,找船只、绑绳子,投身紧急救灾!首先,营救房上、树上和各处灾民;其次,在新城办、文武乡落实几个点火信号,做好空投、空降准备;同时,做好治安保卫,严防私抢物资和破坏活动!”

当张子美的指令以呼喊传话的方式传遍全城,灾民们的心中暖和了,身子有力了,眼前有了希望的亮光。

安康可玩可去的地方多,我独喜汉江文化公园的景致。一早一晚,挤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,到江边看看水,望望鸟、瞧瞧石头,练练眼睛;在各种各样的器械上用甩腿、吊吊杠、磨磨肩背,林荫下醉氧;与练友们交流探讨一番,听大伙讲些奇奇怪怪的逸闻趣事,愉悦心神,实乃幸事一桩。

先说“练眼”。俗话说,四七八眼睛睛花,视力下降不可逆转。久坐伤身,久看亦疲。练眼力最好方法,就是走出户外,到大自然中去,极目远眺。出了城堤,瞥见一江碧净的汉水,灵动飘逸,涌动奔腾,两岸青山披翠,群楼幢幢,虹桥飞架南北,江景如画,顿觉心旷神怡。

沿着河堤朝前走,一群一群的野鸭子要么聚集在一起嬉戏,要么猛然起飞,搅荡起一圈一圈白色的水花。几只悠闲的白鹭,站在湿漉漉的石头上,盯着不同方向,寻觅着美食。灰色的鹤,凌空的鹤在江面上忽高忽低盘旋着,时不时发出几声鸣叫……在江边近处,慢慢走,仔细瞧,说不定还能有新发现呢。尤其在阳光明媚时,水里的石头会发光,寻着光晕也许能找到一块心仪的汉江石。

放松心情哪里好,汉江公园最宜人。远看像绿色长廊,近观有若干广场,不仅是一道亮丽的江边风景线,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。一江两岸的桥头广场、水西门广场、四桥广场、亲水广场、汉调二黄广场等等,依山傍水修筑,各具特色,灵活分布,功能多样。

仲夏时节,早上五点多一点,公园就开始沸腾了。叽叽喳喳的麻雀总是第一个

醒来的晨鸟,它们在花丛中、树枝上,上蹿下跳,呼朋唤友,小黄鹂、花喜鹊、画眉等众多鸟儿纷纷响应,人圈助阵,谁都不愿意错过早上的晨会。

不一会儿,遛鸟大叔们习惯性地把心爱的鸟笼子挂上树杈,麻利地掀开罩在上面的布帘子,活泼精灵的小宠们控制不住压抑了一个夜晚的喉咙,欢呼雀跃唱起悦耳动听之歌。鸟鸣阵阵,江水奔腾,微风轻拂,人声鼎沸,每个人的眼睛都忙不过来,江边美景让人留恋心醉。

再说“练体”,汉江文化公园上下三个步道,植被繁茂,花香满道,是市民亲近自然的宝地。堤上堤下步道多,可走可跑可嚼瑟,唱歌跳舞伸拳脚,攀爬拉升练胳膊。一桥上下两个广场,清晨或是傍晚时分,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健身舞节奏铿锵,散步人神情激昂,跑步人汗流浹背,孩童们嬉戏打闹。东边瞅瞅,看的是活力迸发,西边瞧瞧,遇着的是潇潇洒洒,活力最安康,灵气最吉祥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与小北街相邻的江边码头上,一群身着演出服的老年人敲锣打鼓,唱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腔载歌载舞。只要天气许可,早早晚晚都可以享受到琴声悠扬的磁场效应。幸福安康的样子,就是看到人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的表情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乡土风情

恋上一块幸福地

余佑学

醒来的晨鸟,它们在花丛中、树枝上,上蹿下跳,呼朋唤友,小黄鹂、花喜鹊、画眉等众多鸟儿纷纷响应,人圈助阵,谁都不愿意错过早上的晨会。

不一会儿,遛鸟大叔们习惯性地把心爱的鸟笼子挂上树杈,麻利地掀开罩在上面的布帘子,活泼精灵的小宠们控制不住压抑了一个夜晚的喉咙,欢呼雀跃唱起悦耳动听之歌。鸟鸣阵阵,江水奔腾,微风轻拂,人声鼎沸,每个人的眼睛都忙不过来,江边美景让人留恋心醉。

再说“练体”,汉江文化公园上下三个步道,植被繁茂,花香满道,是市民亲近自然的宝地。堤上堤下步道多,可走可跑可嚼瑟,唱歌跳舞伸拳脚,攀爬拉升练胳膊。一桥上下两个广场,清晨或是傍晚时分,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健身舞节奏铿锵,散步人神情激昂,跑步人汗流浹背,孩童们嬉戏打闹。东边瞅瞅,看的是活力迸发,西边瞧瞧,遇着的是潇潇洒洒,活力最安康,灵气最吉祥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与小北街相邻的江边码头上,一群身着演出服的老年人敲锣打鼓,唱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腔载歌载舞。只要天气许可,早早晚晚都可以享受到琴声悠扬的磁场效应。幸福安康的样子,就是看到人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的表情。

醒来的晨鸟,它们在花丛中、树枝上,上蹿下跳,呼朋唤友,小黄鹂、花喜鹊、画眉等众多鸟儿纷纷响应,人圈助阵,谁都不愿意错过早上的晨会。

不一会儿,遛鸟大叔们习惯性地把心爱的鸟笼子挂上树杈,麻利地掀开罩在上面的布帘子,活泼精灵的小宠们控制不住压抑了一个夜晚的喉咙,欢呼雀跃唱起悦耳动听之歌。鸟鸣阵阵,江水奔腾,微风轻拂,人声鼎沸,每个人的眼睛都忙不过来,江边美景让人留恋心醉。

再说“练体”,汉江文化公园上下三个步道,植被繁茂,花香满道,是市民亲近自然的宝地。堤上堤下步道多,可走可跑可嚼瑟,唱歌跳舞伸拳脚,攀爬拉升练胳膊。一桥上下两个广场,清晨或是傍晚时分,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健身舞节奏铿锵,散步人神情激昂,跑步人汗流浹背,孩童们嬉戏打闹。东边瞅瞅,看的是活力迸发,西边瞧瞧,遇着的是潇潇洒洒,活力最安康,灵气最吉祥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与小北街相邻的江边码头上,一群身着演出服的老年人敲锣打鼓,唱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腔载歌载舞。只要天气许可,早早晚晚都可以享受到琴声悠扬的磁场效应。幸福安康的样子,就是看到人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的表情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与小北街相邻的江边码头上,一群身着演出服的老年人敲锣打鼓,唱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腔载歌载舞。只要天气许可,早早晚晚都可以享受到琴声悠扬的磁场效应。幸福安康的样子,就是看到人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的表情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与小北街相邻的江边码头上,一群身着演出服的老年人敲锣打鼓,唱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腔载歌载舞。只要天气许可,早早晚晚都可以享受到琴声悠扬的磁场效应。幸福安康的样子,就是看到人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的表情。